

興義文史資料

第四輯

（內部發行）

政協貴州省興義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編寫組編

一九六三年十月重印

目 录

1. 兴义回族起义事件答客问(1941年) 罗心则
2. 青壮年时代的何应钦 (16) 王健安
3. 云南一年两次政变纪零 (23) 廖映九
4. 叶蓬的几点轶事 (28) 叶光国
5. 兴义交通概述(续) (34) 李虚若
6. 韩复榘和马鸿逵的轶事 (40) 葛本傑
7. 兴义县平民工厂的经过 (45) 卢传銘
8. 兴义县五会之产生 (49) 卢传銘
9. 穿云洞 (61) 李若芝
10. 蒋国才驻军兴义时催收禁烟
罚金的概述 (68) 吴炯心
11. 冲绳岛见闻录 (73) 舒万群
12. 国共合作北伐到南京前后
片断见闻 (79) 叶光国
13. 王同荣时期的兴义县政 (91) 曹宪文
14. 教育部第四教师服务团的
透视和剖析 (99) 花寿泉

兴义回族起义事件答客问

罗 心 则

小引：本文史实，距今已一百一十年，年代湮远，考证不易，兹编所述，大部皆係根据地方绅耆当时承办地方军务的文件稿本而来，可以说，这些事实，就是当时地方的绅耆们所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以作根据，信而有徵（此项文件係当时用白棉纸抄写的，为张立安先生之珍藏，一九六三年贵州博物馆张顾问譚雨同志来县征集文史资料，张立安先生将所宝藏之此项文件捐献给贵州省博物馆，俾资保存久远，临时并抄录付本个人保存，并持识共崖畧如此），另一部份史料，则係根据採訪所得，虽多方参伍错综，然错误在所不免，希阅者提出补充是幸。

问：

兴义回族起义事件，蔓延滇黔两省，于一八五四（清咸丰四年）至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三年）历时二十年之久，兴义五属，普安、安南、贞丰、南花、兴义等县，都经过失城，都经过以回族为首所组成的武装进佔，现在，要问兴义方面的起义事件，对于其他各县只希望把有关的事

件作过简单介绍，问1件，答1件，如下：

问：回族为什么起义？

答：回族起义的事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回汉民族之间的矛盾，二是回族武装和满清官兵的矛盾，三是地方封建势力之间和回族武装的矛盾：

问：请解答第一个矛盾。

答：由于回族在历史风俗习惯和汉族不同，汉族少见多怪，对回族风尚加以诬蔑、嘲笑，以致回汉民族之间，发生隔阂，小问题积多了，形成仇怨，一遇偶发事件，好似干柴着火，立即燃烧。一八五二年，普安大河堡回族张姓取亲，经过沙沱时，停下花轿休息，当地的汉族高姓，言语戏谑，顽皮孩子们趁热弄些泥块抛掷，花轿上，新娘身上都粘满泥浆，取亲的回民人少势单，忍气吞声地把新娘子抬走，接着当地的高姓到盘县娶亲，花轿经过大河堡，回族也照样回敬一下，双方衝突起来，竟将新娘打死，从人打伤，事情越闹越大了，案经普安州审讯，公堂上要回族当事人跪地请话，高姓是汉族叔绅，有人在云南做官，高姓当事人在公堂上可以站着讲话，回族更气愤不平，案悬未结，回族方面到各乡邻亲族，到高家弯畔，珠圆墙坚固，攻打不进，行回时

遇着一位年老的说起情由，老人说：诸葛亮打败曹操八十三万大军，火攻二字都不知道吗？于是围攻的人，搬运柴草，围牆周围的柴草堆积如山，放起火，一霎时烟焰冲天，风助火势，火趁风威，房子着火，围攻的人群冲进，高家男女三百余口，烧的烧死，杀的杀死，剩下一个奶娘背上一个孩子逃得活命奔上云南，那在云南做官的高姓，向上控诉，令飭普安州亲往勘查，大河堡的回首“大疙瘩”乘讯把普安州钱大人判死，接着调军队去剿办，大河堡一带的回族，在遭到“剿”的情况下，只得联合起来，抗拒官军，宣告起义，官厅并于大河堡刊竖石碑，叙述案情经过，今碑上字蹟虽经风雨剥蚀，但“剿匪”“剿逆”等字，尚能辨识，回族人民谈及此事说，不管说成是匪也罢，逆也罢，可恨的是四字左边加上偏旁，把回变狗，往事回溯，犹有余恨。

问：第二个矛盾又是怎样？

答：普安大河堡事件，在回族起义事件中仅是前奏，话说回族有一位马明斋，逃到兴城，因大河堡事件发生后，回汉间鸿溝更明显，仇恨更加深重，马明斋见情况不可能在新城安身下去，走哪里也同样不能安身下去，活着等死，不如死里求生，于是，联系老乡，集结起来，组成武装

进攻新城县城。一八五九年（清咸丰九年）这支新长成的回族武装，占领了新城。云贵总督张亮基奏知清廷，咸丰特下手谕，调军队进攻新城。对其他地区的不法回族，准予格杀无论，谕旨传达到贵州，各地的大官小吏，对回族不问青红皂白，都给戴上“不法回子”的帽子，风声传播，回族更加恐慌了。平时，在政治待遇上没有地位，甚至公堂上站起说话资格都被剥夺。现在，生命没保障，随时可以遭到屠杀，怨气愤气，汇为一股洪流，兴义五属的回族都纷纷站立起来，拿着棍棒刀斧，指向官兵。奔杀上前去。一八六〇年（清咸丰十年）进佔普安。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进佔册亨、贞丰。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三月）进佔兴义府城（南笼）州城。围攻三年之久，城破后，大小官吏，无有幸免。兴义府知府李兴隆和卸任知府胡霖谢，一起被杀。

问：兴义五属，除四个州县城池失掉了，兴义怎样？

答：指挥兴义五属的军事机构是“安义镇”。安义镇例应设置在安龙，因城被围，暂驻兴义。一八六〇年任安义镇的姓德（旗籍）驻紮兴义一年，常吃败仗，另调赵德昌接任，仍驻防兴义，所部军队六千人，后又增援千名，共七千名。赵

廳島到后，任務是要先解府城之圍，他的營寨設在元戶、馬鞭田一帶，正面進攻府城，另于“交那”設營設卡，以防新城方面的側攻。打了幾個月，沒有多大勝敗，回族武裝派一支從趙德昌設營的右側防進攻，佯攻佯進，退向芭皓、巴結一帶，趙分兵追擊，以大獲全勝上報邀功，并出布告到處張貼，誇張他剷撫蕞旄，恩威並濟的功德，他這篇布告，是用“四六作”寫出的，三县（興仁、興義、安龍）交際有關地區的小地名全都搜羅入文，排偶對仗，然詞陳詞，且不必去管他，但這些地區和當時的軍事有關，和起義的民族有關，將興義回族起義事件是這貨參考的文件（文表 附在）話說趙德昌分兵追擊佯攻佯敗的武裝，兵力單薄了，府城即于這時被回族武裝進佔，趙（德昌）在戰畧上吃了亏，退守魯屯、鄭屯、大福新，這是趙德昌到興義后在軍事方面的情况。

属于地方性的机构叫“团”，東团設嵯峒，南团設雞坊，北团設頂效，西团設捧鮮，后設烏沙，中团設城里，共为東南西北中五团，中团又名总团，办事处叫“防守局”，局里办事的有李南枝、王振泗、刘国英、吕德明、唐扶宗、盛同德、曾庆成、唐怀民、盛光斗、袁式古、李方圖、車金源、胡尔昌、花贈元、黄建侯、刘明英等多

人，均係地方紳耆，承趙德昌的命令，筹办军餉、军粮、运输和派乡练（即民夫）前哨守卡。局势日渐紧张，防守局办事的地方士绅们，除竭力搜括供应军需外，他们还把军事吃紧粮尽财绝百姓饥馑等详细情况多次反映，并推举代表分头前往昆明、贵阳向两省大吏呼吁求救。

问：回族方面的首脑人物是谁，武装人数多少？

答：一叫张铜翔（曾教）一叫马旺图（官军）另一位叫张球三，在回族首脑中也是出色人物。他们统率的武装可分为三个部份，一部份是回族所组成的，一部份是汉族所组成的，这部份武装头缠黄布，呼“黄头教”，一部份是苗族所组成的。这三个部份，共约四万，从一八五四年起，兴义一县捐款十余万两，粮数万石。一八六〇年，安义镇（德姓）来县驻紮，一年内派捐军餉万余两，粮数千石。一八六一年赵德昌接任安义镇，派军火银数千两，每日供应军粮六七十石，半年间，计派军粮万余石。同年秋收时，天雨连绵，稻谷淹坏，马别河以北地区，被回族武装佔据，颗粒无收，附城一带的粮食和瓜果菜蔬，一概被赵部官兵佔抢，挨户收括，百姓叫苦连天。在同年的四月，除抽收厘金，房租摊办军粮外

：为派五团军粮三千五百石，每日运送各营七八十石，老百姓没有米，待奈粮上支，防守局的士绅们，还把当时（同治元年六月，各项物价飞涨情况作了反映：“稻谷每石割分九千，苞谷、小麥每斗一千五六，荞子每斗八百至九百，猪肉每斤一分（指银）二三分，川盐每斤一分五六分，制办每千块银六分七八分，（制办即穿孔钱）粮、肉、蛋高过平时市价十多倍），米珠薪桂，莫此为甚，民有飢色，野有餓殍，觀此糜爛，其何以堪”。这些情况，防守局的士绅们一一给陈有美吏作了十次反映，从这些文件的反映，很明显地看出当时军食民食和盐、粮、肉等日用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怎样情况，从而也就不难知道这些沉重的负担，长期地加在兴义每一个老百姓的双肩上，从而更不难知道兴义当时的汉族、彝族和苗族和回族武装佐立一条线上共同对付满清官兵的原因了。

问：贵州的事，为什么向滇省呼吁求救，结果怎样？

答：云贵两省，属于一个行政区，统辖于云贵总督徐鼎，（张亮基的下手）另外：云南藩台岑毓英，广西桂林人，早年因避祸来兴义，和地方人吕仁山、蒋小仲、钟协和等交好，岑平杜文

秀有功，适此已升任云南藩台了。吕蒋钟三人，因事功都在藩台衙门里候差，有此因缘，地方向无不通。吕蒋钟诸人，转情岑毓英想办法，岑毓英接信后，曾回信说：前闻兴郡（指安龙）失守，当经商同马掌教（本如龙）马镇台（名联升，任云南临元镇）联络员弁，款待和解，嗣闻田匪（贵州提督田兴恕）发兵攻剿，未便办抚，因而中止。并据来禀，係回教首领，非翎翔所援贵境，势甚猖獗，恳请救援等情，英复商之临元马镇台，专函劝谕，令其止仗停兵，听候委员安撫，并照会安义总镇，照滇省一律办抚。英又派委在滇差委之吕仁山、钟协和、蒋小坪、賡博禹孔，驰往贵邑，协同地方文武及各位兄名商办，早日罢兵息民，共敦和好……。吕蒋钟三人奉岑的使命，先到兴义和地方文武官绅一度磋商后，回昆明复命。马联升派了教亲马助国，岑毓英也派了他的二弟毓宝（号楚多）向昆明动身，快到黄泥河时，赵德昌知道，传集地方士绅到防守局开会，赵大发雷霆，以办理不善等情严饬地方士绅前往阻止，要马助国等由锅锅厂、泥普、旧营、迤往新城、安龙，马助国等须阻止，仅将张（翎翔）马（匪国）写给马联升的信交前往接驾的士绅带回兴义，马助国等也就返回昆明投奔去了。

滇省大吏意欲和解，并拟调马联升任安义镇，更换赵德昌，这样一来，赵德昌的面子不光彩，而且丢掉乌纱，所以地方士绅向滇省大吏，吁吁求救，得到的是无结果三字。

问：派往贵阳吁吁求救的结果又怎样？

答：派赴黔省代表陈子恭、王子凝等五人，他们流道二十多天，才到达贵阳，把文件分呈各衙吁吁拨款筹款，文件是同治元年四月初七呈的，五月末才奉到军需总局的批示说：“查兴义附近州县，无款可拨，并拨兴义厘局解款，并酌拨解照（此项布照，计一百二十张，即捐官文虎）交地方官劝捐接济”。陈子恭等奉到这项空头支票的批示，又直接反映贵州巡抚说：客商绝迹，无厘金可收，至发照劝捐，而民间早已罄尽，即令有一二捐纳贡监者，不足供营中半饷之费，每日需银六七十石，合计银六七百金，事在冒急，不得不呈情禀复，嗣奉巡抚的面谕：“先拨永宁州厘谷，俟行文清查，有多少再行酌拨”。话说得好听，可是，还是张空头支票，到贵阳吁吁求救，得到的还是无结果三字。

问：回族武装佔优势，清官兵居于劣势，兴义孤城一座，数月迁延，原因何在？

答：临元镇马联升受岑毓英的囑付，致函张

(翎翔)马(旺图)张马也恰马朕升回信，并属马朕升将原信转交兴义的官绅，原信是：

“朕升仁兄大人麾下，中叔后三日接奉惠函，所云各大愿待我等受屈情形，备细奏明，已蒙允准，而胜欣慰，但数有之事，各自不同，兴郡六属与我三教人等怨重仇深，今春三月杪攻克兴郡后，恭我（指兴义）盘县等处（指盘县）不难垂手而得，而弟所不遽取者，亦安民救世之心，无赖迭示晓谕，多方曲全，该处等总为赵德昌所惑，强与战争，以致弟兵歎息，而卒不能息，战歎停而竟不能停止，如彼果知机，早决计，则仙源有路，无待问津，又何必奔驰劳瘁，求远水以救近火乎！是殆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歟？近日兵临城下，不下数万，易进难退，势所固然，转思麾下，速飭该处绅民，依弟所示办理，弟决不妄加杀戮，有害生灵，不惟地方幸甚，苍生幸甚，弟亦得去无罪于麾下。又云，拟和一节，而非小可，俟委员到时，应如何办理，自当有以报命耳。回首张翎翔、马旺图同頌。”

这封信，意思明朗，词锋幽默，对战与和所持的态度，弦外之音，颇耐人寻味，当时，清军是红旗，回族武装是白旗，暨白旗的地区，生命财产得到保护，各安生业，信里提的“依弟所示

办理” 考当时实际情形来对照东南西北各国所
 在的地位，除点以外，都属白旗了，甚至个别的
 国，有时也掙白旗的，具体情况，拟在解答第三
 个矛盾时再述，根据这些事实“所示”二字的含
 义，不难体会。

问：贵州大吏所发的捐照，是怎样一回事？

答：捐照计发一百二十张，捐官照二十张，
 贡生照十张，从九照（从九即九品以下的小官）
 二十张，监生照五十张，要在县设立捐局，以就
 往来客商之便，并往广西劝捐，打诨搞五六千银
 两，说明发一点，这些捐照，就是卖官，官当着
 货物来卖，居然设立捐局，当时军事紧张，他们
 的捐局虽然设立开张，恐怕顾客很少，买卖清淡
 吧，知县赵大松，扣下的二十张，他曾对地方士
 绅宣布，准备紧急时作雇兵守城费用，可是，七
 月十四日（同治元年）召集士绅，分派雇兵守城
 ，上户供应十五六名，中户供应七八名，下户二
 三名，除供应粮食外，每月每名给制钱八十文
 因此，城里居民逃出的有十之五六。（同治元年
 七月地方士绅呈黔省文件）

问：攻守情况怎样？兴义县城怎样？

答：赵德昌由青屯，郑屯退守顶效，这时，青
 屯，郑屯，川洞，坡燕，楼纳，巴结，南河等地

匪，全被进佔。赵德昌在顶效立脚不住，退守马
 别桥，箐口，在赵德昌节节败退时，张琢三支
 武装，从独家村进佔黄泥河，县城北而受威脅，
 另一支从坡岗至打谢，进佔芭皓，巴结，箐口一
 带县城南面受威脅，另一支从云南属之板桥进佔
 石龙山，控制江底，县城西面受威脅，张琢
 三所部精锐，饒勇善战，县城北面，更觉吃紧，
 赵本人亲率官兵，前往枫塘设防，在赵德昌手忙
 脚乱时，回族武装从顶效天心桥过河，乘虚入境，
 分三路包抄县城，一路由响水么滩、尾岔、干
 沟、那平、木贾、东格，另一路由大山脚、锅底
 塘、即家屯、花月村、马铃口、明家寨等地區，
 全被进佔，县城东门外之哪坡，南门外之观音阁，
 西门外之平寨，北门外之团菜园，亦被回族武
 装得手，兴义只剩孤城一座，四面八方，包圍得
 水浅不通。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九月三十
 日，县城破，回族武装进佔县城，赵德昌收集残
 军，从小路溜走安顺、贵阳，不久升贵州提督与
 何二强盗打仗去了。

（待续）

附：趙德昌布告

欽命貴州安義鎮總鎮督辦軍務綽號泰巴國魯
趙 為

肅清縣境、招撫流民事：照得咸丰八年，徇
匪濟事，安義五屬，黔黎受災，既煽青苗，復勾
黃教，妖言惑眾，嘯聚雄虎山中，小醜跳梁，潛
伏杜豬迷里，存鎮自出頂效，前年已奏膚功，細
柳營開，軍分堤上，挑杉兵到，撤走郡中，碧角
刈則免孤悲，青桐坡則振奔奔突，摧鋒壁壘，
久之高營，輸款脅心，亦匪他納，如杵投臼，擒
寇于四大坡，若網在綱，收成功于六千君子，
大補董、小補董，涇渭攸分，謝家營、蔣家營良
莠三判，兄美、兄中、兄麻、兄布兄道既開，鄭
屯、魯屯、顧屯、萬屯屯田可垦，惟是双風山前
，二夫折畔，既多蹂躪，不少流亡，甯坎登則尽
室鬻散，（鬻散二字，附存無，想係抄寫漏落，
筆者摩挲文義加上），登洪盤則筑屯自守，樓納
何堪蚕食，坡燕凡等鴟張，永既倒流，因尤广作
孽，山如真武，何至馬別長嘶，苦竹箐茹若誰知
，酸棗灣舍酸白咽，波騰枝浪，村舍為墟，風吹
戈麻，烽烟屬道，可憐老弱，輾轉溝渠，虫甚壯
強，飢寒道路，阿是無厭，永克何時，今當县境
肅清，微入文于魯貢，得天福自鄧中，合併招徠

理宜曉諭，年鎮與民除害，為國安邊，道出晉安，軍屯興義，瘡痍滿目，羞痼瘰乃身，稼秀鋤根，則嘉禾培種，樂其利，利其利，旧屋有基，宅尔宅，田尔田，辟林為祭，馬鞭田星，不借寇兵而齎盜糧，牛角山吹，昌謠連夕而修軌里，此中如有逆產，以后亦賃民耕，由是地盡鰲箕，山連銅鎖，壕開紅水，寨撫黑山，波靜河頭，煙息河背，坡普平而旋定安輯，澤少鴻飛，孔半归而惟怀永固，屋無烏止，虽新城未复，郡城未安，而大地春回，花山花水，花显長冲，路關木，咱本縣，兄袍誼切，同袍，約豪力，餓剝豪，者桑河畔，烘渡，無煙，大義山中，补磨有石，而因國膏肉可登，這倫，以密迹仇讐，豈能比咱，廣凡相友相助，此武則众志成城，从此栽柞栽莧，平寨而一家安堵，本鎮誼关梓桑，尔哥速在恹恹，擒賊擒王，灰加納申，恒心恒产，无悻老为，現遣前軍，阮紫鵬鴻營外，並差別將，分出螳螂屯，洗地墓还，爰鶴巢，仰天窠，亲搗兔穴，視天夢，科乡尚在，臘乡，告尔謠，魯土终成乐土，喇咬納賴，宜祇夫我許尔虞，芭皓交那，无分乎此，陸彼累，莽当趙郡，列队屯龙井灣，即往解围，大軍出獅臺口，五台山，坐着星斗，力掃檣槍，万里營，高旋旌旄，指揮部曲，虽獨苗之猖獗，自必就謀，願漢夷之

朱坦·周建特示！

同治元年五月